

华盛顿·欧文文集

布雷斯布里奇田庄

Washington Irving

Bretzbridge
Farm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

布雷斯布里奇田庄

Washington Irving

Bretzbridge
Farm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布雷斯布里奇田庄 / (美) 欧文 (Irving, W.) 著; 张琼, 张冲译.

——北京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4. 3

(华盛顿·欧文文集)

ISBN 978-7-5057-3268-1

I. ①布… II. ①欧… ②张… ③张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美国—近代 IV. ①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75673 号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名 | 布雷斯布里奇田庄 |
| 著者 | [美] 华盛顿·欧文 著 张琼 张冲 译 |
| 出版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发行 |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|
| 经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刷 |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|
| 规格 |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10.75 印张 288 千字 |
| 版次 | 2014 年3月第1版 |
| 印次 | 2014 年3月第1次印刷 |
| 书号 | ISBN 978-7-5057-3268-1 |
| 定价 | 38.00 元 |
| 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|
| 邮编 | 100028 |
| 电话 | (010) 64668676 |

各位绅士，
我漫步于此片云下；
请恕我鲁莽。
我身为行者，
看遍凡人俗世的各个角落，
现来到此地，
欲详观这小小一隅。
——《圣诞常规》^①

^① *Christmas Ordinary.*

尊敬的读者：

再次提笔在手，我有言在先，望诸位理解有感。先前出版的数册文集早已远胜我的乐观期盼。在此，我诚挚奉上保持一贯水准的札记。作者虽不免有其虚荣，但仍希望作品之成功并非投人所好。对于欧洲读者，看到来自蛮荒美国的作者用差强人意的英语表达自我，实为惊讶。诚然，在文学天地，我可谓新来的陌生客，属羽毛握于手中而非插在头顶的半野蛮人，而此人对文明社会的评说必能一飨看客之好奇。

新鲜感和迁就心到此为止。此刻，我期盼更严格的批评，是与当代作家平等的评判准则；对我往昔作品的厚爱应当给这些文字带来更苛刻的要求，最严厉的惩罚莫过于对一个人言过其辞。因此，我抢先于读者进行自我挑剔与苛求，同时，自我推荐不乏欠妥之处，望读者多多谅解。

我自知多涉足众人常践之地，话题也早已有能人论及。诚然，我所提到的各位作家都是我的楷模，若我的文字稍有相似，不胜荣幸；不过，事实上我心无偶像，并无模仿与竞争之意。一些主题早已被英国作家写尽，我偶尔冒险涉及，却无意挑战与比较，唯希冀陌生客笔下能带来些许新趣。

因此，若读者发现我感兴趣的话题十分陈腐乏味，恳请各位顾及我的写作境遇。我出生并成长于一个新的国度，幼年时所受的文学熏陶却是传统陈旧，思想固然被古典、诗意所充溢，受欧洲地域、风格、习俗之浸淫；诸多影响实难运用于故土。思想装备特殊如我，一旦踏入欧洲，

即便最平凡的事物与感受，都会充满奇异、兴趣和新鲜。美国人看英国，其悠久一如英国人看意大利；古老伦敦充满历史感，一如伟大的罗马。

踏足英国，实难形容充斥我头脑的各种怪念奇想。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久已阅读并遐想的世界，童年、青年、中年时期，以及幼儿园、学校、书斋的回忆席卷而来；我的注意力被或伟大、或渺小的事物所吸引，或许每样东西都唤醒了记忆里相应的愉悦感受。

然而，更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些悠久国家与古老社会的独特之处，这与一个新兴国家截然不同。至今，对那些摇摇欲坠的往昔岁月的纪念碑，我尚未有真正的熟悉，自第一眼目睹时所勾起的强烈兴趣还远未消退。可以说，我永远在期待着去慢慢熟悉那些历史场景；那里的一切艺术在我均为新鲜激进，与其说它们在凭吊往昔，毋宁说是在预示未来。总之，那里的人类遗迹揭示的是年轻态的生存，是蓬勃的进步；在这些巨大的建筑面前，尽管它们古老黯淡、破旧衰亡，我却感到莫名的感动。看到丁登寺那样巨大的庙宇遗迹，目睹它静静地深埋于山谷，与世隔绝，唯我独尊，或面对康威城堡那样的古战场，遗世独立于岩石的高处，依然回荡着摄人心魄的昔日荣光，我无法形容自己无言却深沉的感动。它们透露着宏大与感伤，这在我看来，是比风景更独特的魅力。在生机盎然、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，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古老民族的遗迹、帝国的衰亡，见证了辉煌艺术的转瞬即逝和枯萎褪色。

可事实上，一切在我眼里都是实在的。历史的足迹随处可循：诗歌在大地上传诵和发扬。我孩子般地品味着愉悦的新鲜感，一切于我都是全新的。看到每一处居住地，无论是贵族官邸、庄严堂皇的静谧树林和寂静的公园，还是茅屋村舍、草木稀疏的花园里珍贵的忍冬藤蔓，我都能想象那里的居民和生活模式。我觉得自己从未如此心满意足，陶醉于绿色乡村的甜美和清爽之中，那里的空气充溢着田园的芳香，到处是一树树的金银花。在盛开的山楂花、雏菊、报春花、樱草花，以及那些从缪斯女神处获得超自然力量的单纯小花之间，我不停地阅读诗歌。我第

一次聆听夜莺的歌声，就沉醉于旋律所勾起的美好联想中；初次看见云雀自脚下跃起，带着乐音飞在晨曦的天际，那狂喜的悸动我永生难忘。

我就这样在英国徜徉，像长不大的孩子，任何渺小或伟大的事物都让我惊喜；我袒露着令人惊讶的天真和单纯的喜悦，不禁让四周睿智而世故的游客侧目和微笑。我第一次踏上伦敦，也遭遇了这种怪异的困惑。我最初的愿望是想亲眼目睹这伟大的都市。幼年时最早阅读的书籍中就有许多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，我也从周围那些来自“古老国度”的人们那里多次听说过它。在我看来，它就是世界的伟大中心，一切都围绕在它周围。记得自己还是个小男孩时，曾非常渴望能拥有一本很便宜的、封面印着泰晤士河、伦敦桥、圣保罗大教堂的旧杂志；我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张肯辛顿花园的图片，花园里的绅士都戴着三角帽，穿着宽大的裙子，淑女们则身穿有垂片的箍裙；甚至绅士杂志封面上那张古旧的圣约翰门的图片，在我眼里都充满了魅力；我嫉妒那些长相怪异的小个子男人能在拱门里闲荡。

当我看到西敏寺高塔耸立眼前，傲然于茂密的圣詹姆斯公园的树林之上，灰色的塔尖被一道纤细的蓝光勾勒着，内心顿时暖意融融！这是父辈的历史中最为壮观的陵墓，让我不由热血滚滚。我如饥似渴地探寻着都市的每个角落！博学游客在其高尚访游中的乐趣已无法令我满足；我享受着被唤醒的童年感受，寻找着那些勾起我幼年时好奇与惊讶的事物。童谣里著名的伦敦桥、声名远播的纪念碑、歌革和玛各^①，伦敦塔里的狮子^②，所有这一切都将我带回童年的快乐时光，还有那些久已离世的老人，他们曾在懵懂的我的耳畔不断地聊起往事。在圣保罗教堂墓地，我第一次瞥见纽贝里^③书店这一文学源头，童年兴趣被再次激发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纽贝

① Gog and Magog，邪恶的力量。根据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想法，撒旦将以其魔力在世界末日展开对抗上帝及正直力量的战争。

② 十三世纪时，英王亨利三世将包括狮子在内的皇家动物园里的动物移至伦敦塔内。

③ John Newbery（1713—1767），英国著名书商、出版商，对英美两国的儿童文学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里先生是第一个伟人，他出版了当时所有的图画书，而且非常喜爱孩子，“除了收取一个半便士的装帧费，纸张和印刷一律免费！”

尊敬的读者，我说到这些事，是为了告诉各位，当我身处英国，就会产生千奇百怪的各种联想。我希望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各位能理解我为何耽于陈旧琐的主题，或是对古意与过时的东西如此痴迷。坦率而言，沉溺于旧时光、旧书籍、旧传统、旧建筑，那确是性格使然；然而，在如此的感染力之下，我的情绪是真切的。对于一个来自年轻国度的人而言，古旧的事物从某种角度看来都是新颖的；各位应谅解他对古董的好奇，因为很可惜，他的祖国没有一处古迹。

此外，我生长于一个相对简单的共和国，即便在一个贵族社会的人看来是平淡无奇的事情，都会引发我的感慨。不过，假如我自娱自乐地说到古国的一些怪事和诗意特征，请不要误以为我是在假意对其政治价值进行裁定。我的唯一目的是描绘特征和风情，我不是政治家。对政治研究考虑得越多，我就越感到其复杂性；而且，依循我的宗教态度，我满足于自小就形成的信仰，并以此规范自我行为，至于改变人思想的任务，恕我无能为力。

因此，我将继续沿着自己探索的方向前行；心怀诗意地观察事物，不谈政治；实事求是地描述，不妄加判断和指示；尽可能地以愉快的心情对待这个世界。

我始终认为，与人相处善意幽默，必定万事大吉。此观点或许有误，但我会坚持贯彻，不撞南墙绝不回头。如果发现世界真如愤世嫉俗者和诗人所嘲弄和抱怨的那样，那我也会立即转向，加入漫骂的攻击；同时，尊敬的读者，希望各位不要因我无法相信世界如别人所描写的那般丑陋，就因此看轻了我。

真诚的，杰弗里·克莱扬

目 录

contents

作者序	/// 001
田庄	/// 001
忙碌之人	/// 004
家仆	/// 008
寡妇	/// 013
恋人	/// 017
家族遗产	/// 020
一位老兵	/// 025
寡妇的侍从	/// 029
“现钱杰克”	/// 032
单身汉们	/// 037
妻子们	/// 040
讲故事	/// 047
壮实的绅士	/// 048
林中之木	/// 057
博学的古书收藏家	/// 062

农舍 /// 067
马术 /// 070
爱情症候 /// 074
猎鹰术 /// 077
猎鹰 /// 081
圣马可之夜 /// 087
贵族风度 /// 094
占卜 /// 098
爱情魔法 /// 102
藏书室 /// 106
萨拉曼卡的学生 /// 108
英国乡绅 /// 165
单身告白 /// 171
英国人的深思熟虑 /// 174
吉卜赛人 /// 179
五月节习俗 /// 183
村中名人 /// 187
乡校先生 /// 190

乡校 /// 194
村中政客 /// 197
白嘴鸦 /// 201
五月节 /// 207
文稿 /// 215
阿内特·德拉伯尔 /// 217
出游 /// 235
大众迷信 /// 241
犯人 /// 249
家有不幸 /// 254
恋人的烦恼 /// 257
讲故事的人 /// 262
鬼宅 /// 264
道尔夫·海利格 /// 267
风暴船 /// 298
婚礼 /// 319
作者告别 /// 326

田庄

“古老的屋舍，相邻两村中数它家政管理最好；户主爱好笔墨，不谙官爵，独具一格。”

——《快乐的乞丐》

细读过《见闻札记》的读者或许还记得布雷斯布里奇家族，我曾在那里度过一个圣诞节。此番又去田庄，是应邀参加一场即将举行的婚礼。乡绅的二儿子盖伊是军队上一位优秀英勇的上尉，他要和生父的养女、漂亮的朱丽娅·坦普顿成婚。良辰吉日，亲朋好友即将汇聚一堂，好好庆祝一番；再说老绅士本人也最反对在悄然私密中进行婚礼。他说：“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欢送新婚小两口，庆祝他俩蜜月出航。顺利启航是旅行愉快的关键。”

写到这里，希望各位不要把这位乡绅和一群骑马猎狐的绅士混为一谈，他们常常被人描述，可事实上这些人在英国几乎已经绝迹。我对他用了如此乡土风味的称谓，一则因该称呼远近乡邻人所皆知，又因如此，则我可不必屡次重复其姓名，那名字属于被法国人惊呼受不了的英国姓名，实在粗野过时。

实际上，这位乡绅就是古老英国乡村绅士的活标本；他几乎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从不离开田庄，因而性情中略带乡下人味道，但依然诙谐幽默，而英国人但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，很容易成为幽默家。看到他精心养护自己的爱好，我十分欣慰，不过，他对老式的英国风俗和传统的热忱，实在有些偏执，与我自己的幽默风格颇有些相符，因为我至今仍对“祖国”的古老和纯正的特质怀有强烈而急切的好奇。

乡绅家庭自有其特征，在我看来颇具民族特色。它属于古老的贵族家庭，而我相信，这种家庭在英国具有独特性，很难被其他国家所理解；也就是说，尽管这些古老的贵族家庭没有了特定的头衔，却保留着祖先传承而来的尊贵；他们鄙夷所有的新贵，认为把现代头衔和宅院的古老名号结合起来，不啻为尊严的牺牲。

这种情绪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自己世袭土地的重视和青睐。乡绅的家族宅院是一座古老的领主官邸，位于约克郡一处僻静优雅之地。四下乡邻一直把宅院的居民视为“土地上的伟人”；田庄附近小村的乡民对这位乡绅几乎怀有对领主般的敬意。一座古老的领主官邸，一户风格相配的古老家庭，这在当今实属难得。或许是因为乡绅的独特幽默，才使这种英国国家政管理典范能在隐居中得到保留，真可谓古风纯正。

我再次住进镶格板的房间，就在宅院古老的侧房。不过，窗外的景色与我冬日旅行时所见截然不同。尽管还是四月初，连续几日温暖灿烂的天气早已引发了春天的美丽。我觉得这也是春日初萌最动人的时刻。古典花圃里早已生机盎然，奇花异草攀上石栏杆。树木吐翠，新苗初发。推开窗扉，随之叮当声悦耳，鼻翼间满是木犀草的芬芳，耳畔是向阳墙边花间的蜜蜂嗡嗡声，画眉鸟的歌声也加入和弦，还有小鹪鹩婉转的清音。

在如此古典风格的宅院里居住几日，我有意为眼前的景致和人物描绘上几笔。不过，有话在先，我可不是在创作长篇小说，其间毫无错综复杂的情节，或是不可思议的探险。我描述的田庄，也许没有暗门，没有滑板，也没有用作防御的城堡主楼；事实上，它似乎毫无神秘感。这家人和蔼可亲，很受人尊敬，他们的日常饮食起居也多半很有规律；乡绅是个热心肠的老绅士，在婚礼到来之际，我认为他绝无发泄怨气的可能。总之，在我逗留田庄期间，我看不出会有任何异常事件发生。

各位读者，恕我坦率，真诚在先，以免在我悠闲随意地描述日常英国风情时，有人会感到烦闷，急着读下去，希望能看到什么奇闻异事。

在此，我诚邀读者和我一起悠然漫步，仿佛闲逛于田野，不时驻足，采摘花朵，聆听鸟鸣，欣赏风景，不必急着想抵达终点。不过，当我徜徉在田庄中，一旦耳闻目睹任何新奇之事，能为日常生活的单调节奏加点变化，我会不遗余力地呈现，以飨读者：

再新鲜的头脑旋即也会感到乏味，
读书如此，无论话题有多么严肃，
除非奇闻怪谈点缀，夹杂些快乐，
佐以谎言调味，再平添阵阵欢愉。

——《为政之鉴》^①

^① *Mirror for Magistrates.*

忙碌之人

“有位老朽绅士，其生计大多依靠幽默诙谐和主人的薪俸，活得有趣有味。他用故事、歌谣、善解人意把主人哄得开开心心，而这些技巧和玩笑也令人赞赏，他此时正受雇于我的房主。”

——《快乐一班人》^①

对于我重回田庄，西蒙·布雷斯布里奇先生，乡绅常称他为西蒙大人，给予了最热忱的欢迎。我刚进入花园就遇到了他，他立刻以接待主人家来客的最大热情迎接了我。我早已向读者介绍，他是一个性情快活、模样像老光棍的小个子男人，是个聪明家伙，也是个老派情郎，和一个望族有亲戚关系，是乡绅的家务总管。和往常一样，他忙得不可开交，总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，有很多人要关照，总是心情很好，喋喋不休，再没有比一个忙碌的闲人更快乐的了。换言之，他永远是个无事忙。

到达田庄后的次日上午，我到他屋里去拜访。他的房间位于宅院的僻远角落，他说喜欢独处，不愿烦扰别人。屋里的装饰都符合他的品味，完全体现了一位老光棍关于便捷协调的理解。家具零零散散地来自宅院各处，是根据他的要求，或者因适合放置在房间的某个角落而被挑选来的；他尤其对一把古旧的扶手椅赞不绝口，并由此评论起现代的椅子，认为它们无论在品格还是舒适度上都远不如高背的古董椅。

紧挨着他房间的是一个小侧室，他称之为书房。屋内有自制悬挂式

^① *Jovial Crew*，又名《快乐的乞丐》，十七世纪时英国一部颇受欢迎的喜剧。

书架，上面摆放着几本有关放鹰、打猎和兽医方面的书籍，还有一两套伊丽莎白时期的诗和歌谣集，乡绅对他的此种研读大为赞赏。与《小说家杂志》放在一起的还有《体育杂志》、《赛马日程》、一两卷《纽格特^①日志》，还有一本关于贵族的书，一本纹章学方面的书。

他的猎装挂在小壁橱的木钉上；整套房间的墙上尽是钩子，用来挂渔具、马鞭、马刺，还有一把他喜爱的猎枪，样式很古怪，有花纹镶嵌着，是他祖父留下来的。他还有两支单键长笛，一柄经他自己多次修补、并由此证实为是道地的克里莫纳提琴^②，虽然他用此琴拉出的每一个音符，没有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。

在白昼的宁静中，小提琴声常常从这个小屋里飞出，嘎吱嘎吱地奏着人们久已遗忘的旋律，让人昏昏欲睡。他对自己能演奏精选的古老英国音乐颇为自豪，而几乎从不拉现代作曲家的作品。不过，他那些音乐最能发生效应的时段偶尔会是在晚上，他会在大厅里为孩子们伴舞演奏，在他们和仆人当中完美演绎俄耳甫斯的角色。

他的房间也体现了他的各种爱好：那里有抄了一半的乐谱、刺绣图案、不经意间画下的风景速写、显微镜描图器、幻灯（为此他正在努力涂抹玻璃片）；总之，这个小天地的主人有多项技艺，凡事略知一二，却样样都不纯熟。

在房里逗留片刻，欣赏过这些精巧的创意后，他带我到房间周围转转，看看马厩、狗窝、还有他养的其他物种，俨然是一位到军营各处视察的将军。他在田庄时，乡绅就让他全权管理这些事物。他要询问马匹的状况，查看马腿，给牲口开药、放血等，还带我去看了他自己的马，唠唠叨叨地说了它一大堆好话，我也注意到，这匹马住的是最好的马厩。

① Newgate，伦敦西门的著名监狱。

② Cremona，意大利北部一城市。

此后，他又谈到了自己和乡绅的新好，即他所谓的猎鹰训练。为此，有几只不幸的大鸟被禁锢起来，被迫接受训练。其中有一只良种猎鹰受到西蒙大人的特训，他说过几天我就能看到这只精良老式品种鹰的非凡表演。在参观期间，我注意到，马夫、猎场看守人、猎犬管理员，还有其他侍从等，都似乎和西蒙大人很是熟稔，喜欢和他开玩笑，尽管他们在各自职务的各种事项上显然都很尊重他的观点。

不过，那个脾气暴躁的老猎人除外，他像干胡椒似的火爆，是个瘦弱、纤细的老家伙，戴着磨破了的天鹅绒赛马帽，穿一条皮马裤，裤子因为穿得太久了，看上去像漆皮。他很爱争辩，又很独断，我觉得他不会吹毛求疵地与西蒙大人发生冲突；尤其是在如何对待猎鹰问题上，老人似乎格外细致，据西蒙大人说，他简直就是在搞破坏。在换毛、脱肥、放飞，以及训导猎鹰打旋等方面，西蒙能说个没完，而这对老克里斯蒂而言，不啻为凡人天书。不过，他依然我行我素，对一切技巧学问置若罔闻。

关于西蒙大人对此反对意见的好脾气，我感到惊讶，直到后来他对我做出了解释。老克里斯蒂是此地最年长的仆人，在牲畜堆里工作了大半个世纪，曾为布雷斯布里奇先生的父亲效力。他了解这里每匹马的血统，大多数马儿的曾曾祖父们他都骑过。最近六七十年里每次猎狐的细节他都说得上来，而且田庄上每头牡鹿的来历、狗窝门上钉着的每样狩猎奖品，他都清清楚楚。

目前所有的物种都在他眼皮底下成长，让他在年长时倍觉安慰。他曾陪同乡绅在牛津生活，当时他还是那里的学生，却已凭打猎知识享誉整个大学。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这位老人固执己见，因为他发现，自己在最为重要的各项事务上比任何人都懂得多。事实上，连西蒙大人都是他的弟子，并承认自己最初的打猎知识都来自克里斯蒂的真传；而我也很怀疑，这位老人是否仍然不怎么待见他，把他当后生小辈看。

返回途中，当我们走过屋前草地时，听到门房敲钟了。此后不久，